



書海漫遊

「素人寫作」的興起有十多年了。從2013年姜淑梅的《亂時候，窮時候》引起關注，到2017年范雨素的《我是范雨素》引爆流量，再到2024年新大眾文藝浪潮勃興，「素人寫作」受到越來越多關注，作品日趨多樣，內涵逐漸拓展，成為當代中國最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。中國文聯出版社近期推出「素寫」系列，多角度反映各行各業寫作者的散文創作，為我們了解這一文化新現象提供了一個窗口。



▲《我在北京送快遞：那些失意，都很偉大》繁體版，胡安焉著，時報出版，2024年。



▲《亂時候，窮時候》，姜淑梅著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13年。

找回文學的鮮活感

——從「素寫」書系說開去

谷中風



▲中國文聯出版社近期推出「素寫」系列，包括（左上）林平著《眺望人間》，（右上）張篤德著《在工業的光裏》，（左下）鍾倩著《談點別的》，（右下）朱建勳著《大棚筆記》。

「素人」是舶來詞。魯迅先生在1935年寫給版畫家李樺的信中自謙在版畫上是個「素人」，即業餘愛好者之意。以此而言，「素人寫作」應指非專業或非職業的文學創作，其興起與媒介變化密切相關。歷史上每一次媒介新變革都帶來了文學新變化。當年，現代印刷出版業和傳媒業推動了現代文學興盛；如今，互聯網平台的興起，極大降低了文學發表的門檻，五八行作的從業者都擁有了寫出自己的故事的可能。在這股「素人寫作」的大潮中，快遞小哥、醫生、工程師、家政工、保安、礦工、外賣員等，拿起筆，敲擊鍵盤，記錄自己的生活，折射時代的變遷，既為文學提供了新鮮的題材和內容，更創造着新穎的文學生產機制，用網絡語言來說，文學的「活人感」回來了。

觀察新視角與生活新景象

素寫書系中的《眺望人間》的作者林平深耕電力行業，畫過十年電網設計圖紙，當過報刊編輯。這一身份特徵使他的散文多了一些「電」味。比如，《車雲山茶事》寫的是信陽毛尖及其核心產區車雲山，以及雀舌茶第五代傳承人老周。茶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標籤，採茶、炒茶、茶人，均為作家、藝術家青睞的題材。同樣是寫茶，林平從炒茶機寫到了供電線路，描寫了在炒茶高峰，電工想盡辦法，保證茶農用電，安然度過平時六倍的用電負荷考驗。他還寫了因為全自動製茶設備中一個電容器燒毀，導致鮮葉報廢的慘痛教訓，由此展開對手工製茶和機器製茶優劣的辯證思考。這些「電元素」的加入，給古老的茶事增添了時代氣息，也使散文有了現代工業的金屬光澤。

從身份而言，林平或許不能完全算「素人」，但他在電力行業的閱歷，為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一方獨特的沃土。收入書中的多篇散文中都有山鄉電工的身影，《大山深處》的主人公老余，是位處大別山腹地的卡房供電所的所長；《山鄉星火》則寫了武廟供電所的職工孟凡生……電，被比作現代社會的血液，對於當下生活的重要性，不亞於空氣之於人。但與電為伴的群體，受到的文學關注並不多。正因如此，《眺望人間》給我們提供了觀察生活景象的新視角。

從勞作到寫作的美學發現

從長時段來看，「素人寫作」算不上新鮮事物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文學、底層寫作，即可看作其前身。在這一脈絡中，勞動，既是素人寫作最重要的題材，也是培育其獨特美學的源泉。近年來，胡安焉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、王計兵的《趕時間的人》，沂蒙二姐和「北漂」一族的詩，之所以具有強大藝術感染力，原因之一就是融入了作者真切的勞動體驗。中國古人把寫作稱為「筆耕」，勞作與寫作，或許本就具有某種同源性。這一點，在素寫書系的多部作品中都得到了體現。

素寫書系中《在工業的光裏》（張篤德）以工業工廠工人為題材，用文學擦亮了廠房、機器等工業元素。他寫道，「工人們用熱血和汗水與機器對話，用身體、技能乃至生命去實踐」。在他筆下，礦區廠區的一切都變得昂揚而富有詩意。這裏的豎井在物理上向下延伸，精神上卻向上生長，洋溢着大無畏的犧牲精神，彰顯着拚搏的鬥志，「龍鳳豎井就是一棵向上生長幾十年的參天大樹，把一座地下宮殿、城堡轉移到地球上，變成一座座建築、一處處工廠，構成一座生生不息的城市」，「龍鳳豎井更像一條向上奔湧的河，煤向上奔湧，礦工向上奔湧，精神向上奔湧」。礦山的天井，讓礦工心中有了目標和嚮往——擁抱光明。在文學的擦亮下，鋼鐵打造工具也變得柔軟溫馨。「這麼多五金工具，身上都有我的影子：釘子尖上找到了青春的鋒芒，螺絲扣裏找到了生存秩序，在鉗子的缺口上找到了傷殘，在游標卡尺上找到了愛的標準，在鋸和銼身上找到了疼痛，在與扳手的對視中找到與現實的差距……」

當勞動者拿起筆，寫下屬於自己的故事，隱藏在勞作背後的詩的世界就逐漸呈現並慢慢清晰起來，就如那輪初昇的太陽在薄霧中一點點浮出了地平線，把萬千毫光帶給所有人，目睹者不免驚呼：「多麼壯麗的日出！」是啊，「素人寫作」，正是這樣一次以勞動和生活為名的美學日出。



「面對生活，你我皆是素人」

素寫書系的另一本《談點別的》的作者鍾倩是電視媒體資深從業者，當地從作為職業的影像製作中抽身而出，用文字記錄所見所聞、所思所感，同樣給讀者帶來了新鮮氣息。書中「流量之下」專輯從一個媒體人的視角，拷問流量利弊，捍衛新聞倫理。面對充斥網絡的所謂「新聞」，她提出：爆料不等於輿論監督，更不是深度調查；官宣不等於新聞，官宣只是新聞的一方發言；有圖不等於有真相，眼見並不一定為實；寫標題不是設懸念寫導語。這些思考清新堅定，既給從業者亮出了專業主義的黃牌，也為裹挾於信息流中的芸芸大眾敲了一記警鐘。「閃亮的你」這一專輯則轉換筆鋒，以女性視角寫下歲月流逝中的心路歷程和人生感悟，《女人50：鉛華不可棄》《女人45+：寫給下半場的女人》《女人40：忽而已夏》《女人，去世界盃看什麼》……看看文章標題便能感受到這是一種生命寫作，在流暢、坦蕩、自信的文筆下，時間和空間從抽象的概念變為個體化的存在，可慨嘆可共情。

相比而言，書系中《大棚筆記》的作者朱建勳的身份更「素」一些。作為山東荷澤市成武縣白浮圖鎮朱樓村的普通農民，他和村裏大多數人一樣，一年四季守在大棚裏侍弄芸豆。朱建勳自小就有文學夢想，高二輟學，外出打工，依然沒有放棄讀書和寫作。隨着一篇篇作品的發表，2018年朱建勳加入了山東省作家協會，成為荷澤市第一批簽約作家。此時，他似乎已離開了「素人」身份，但他寫作的重心依然在田間地頭、蔬菜大棚，保持着泥土的氣息。

歷史進入現代以來，社會行業職業趨於細分，專業化分工的背後是不同的群體、垂類的生活。古話說，隔行如隔山，在今天，這座山不但更高，而且愈發峰巒迭起、地勢複雜，常人難以逾越。謀生於千行百業的人們以「素人」身份加入寫作，不論對於拼出當代生活的整體圖景，還是深描某種垂類生活，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價值。這套書系中，《銀鱗祭》（趙悠燕）裏的漁民，《莊稼，生命，沙土地》（李直）裏的沙土地，《濕地之眼》（徐向林）裏的濕地，《荒山野嶺的半碗飯》（支祿）裏的山村生活，《月落空山》（鄒弗）裏的貴州風土，《城市上空的村莊》（曉寒）裏的城鄉變奏曲，《麻個溜兒的童年》（郭娟）裏的似水流年，都給讀者帶來熟悉而又新鮮的感受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在某種意義上，「素人寫作」又是個悖論。當一個「素人」在寫作技法上逐漸成熟甚至形成了自己的風格，他就進入了專業的行列；而文壇上成名的作家也不乏有「素人」經歷者，余華曾是牙醫，海岩當過警察。如果把「素人」局限為創作者的身份，那麼，素人寫作只會淪為初級或低品質的代名詞。因此，作為發現文學新人、開拓文壇邊界的手段，對「素人」身份的關注確為一種有效手段；但是，從文學創作品質提升的意義來看，與其強調「素人」的身份意義，不如將其視為一種方法，這就是以身入局，用誠的態度觀察生活、書寫生活，而這，也正是這套書系的宣傳語：面對生活，你我皆是素人。

《絲與絲路初邂逅：漢代通西域新說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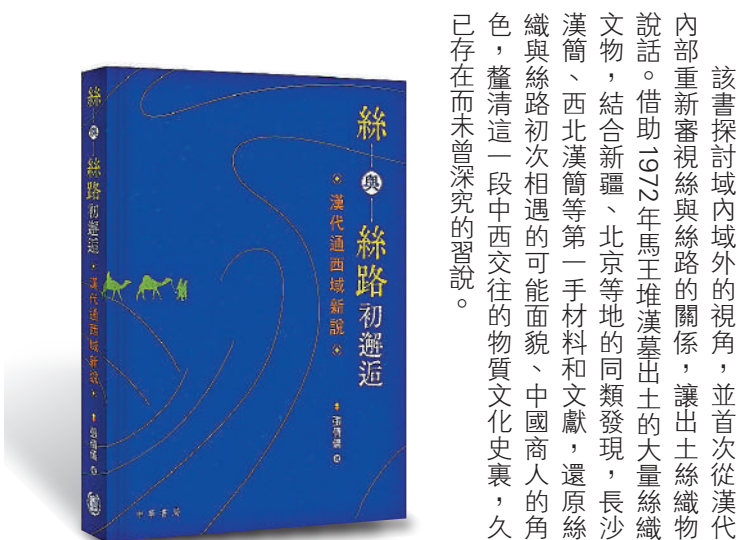
• 作者：張倩儀
• 出版社：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• 出版時間：2026年6月

《明亮珍貴之物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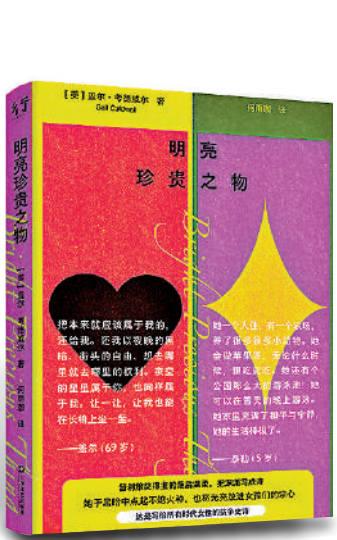
• 作者：蓋爾·考德威爾 • 譯者：何雨伽
• 出版社：上海文藝出版社
• 出版時間：2026年5月

《明月構想》

• 作者：劉家現
• 出版社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• 出版時間：2026年4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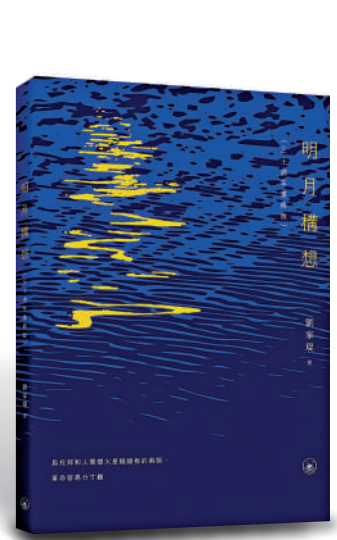


該書探討域內域外的視角，並首次從漢代內部重新審視絲與絲路的關係，讓出土絲織物說話。借助1972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大量絲織文物，結合新疆、北京等地的同類發現，長沙漢簡、西北漢簡等第一手材料和文獻，還原絲織與絲路初次相遇的可能面貌、中國商人的角色，釐清這一段中西交往的物質文化史裏，久已存在而未嘗深究的習說。



鄰家小女孩、狗狗、密友……蓋爾·考德威爾以坦誠而富有感染力的語言，記錄下她人生的重要時刻和親愛的夥伴，匯成一部50後女性知識分子的「個人史」。

散文集《明亮珍貴之物》以蓋爾個人生命軌跡為經，以美國女性主義浪潮為緯，構建了一部關於創傷、覺醒與救贖的女性成長史詩。



劉家現《明月構想》，經全面重修，還原多處被刪減文字，在香港以繁體版面世。秉雪亮、奇詭、幽默之筆，勾勒出菁英主義和教條主義的「血管」和「瘀傷」；以一名天才構想者的完美都市理想為題，探討個人及社會偏執的美學理想背後「地景」與「本然」必然的扞格，以及二者之間本所存有的相繼相治的聯繫。